



QING SHAO NIAN BI DU WEN XUE

青少年必读文学名著宝库

MINGZHUBAOKU

【法】莫泊桑 著 李继勇 编译

莫泊桑短篇小说集

MOBOSANGDUANPIANXIAOSHUOJI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QING SHAO NIAN BI DU WEN XUE

青少年必读文学名著宝库

MINGZHUBAOKU

〔法〕莫泊桑 著

莫泊桑短篇小说集

MOBOSANGDUANPIANXIAOSHUOJI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伯桑短篇小说集/[法]莫泊桑著. -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7. 4

(青少年必读文学名著宝库) 李继勇 编译

ISBN 978 - 7 - 204 - 08995 - 6

I. 莫… II. 李…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法国 - 近代 - 缩写本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4418 号

书 名 青少年必读文学名著宝库

主 编 李继勇

责任编辑 巴德日夫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3500 千

印 张 200

印 数 5000 套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4 - 08995 - 6/I · 1822

定 价 700.00 元(全叁拾伍册)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羊脂球	1
瞎子	42
真实的故事	46
皮埃罗	52
月光	58
巴蒂斯特太太	64
一次政变	70
骑马	81
瓦尔特·施那夫斯的奇遇	89
我的叔叔于勒	97
等待	105
绳子	111
老人	118
伞	126
项链	135
穷鬼	145
小酒桶	151
俘虏	157
图瓦	169
流浪汉	180
橄榄园	193



羊脂球

接连好几日，溃退下来的队伍零零落落地穿城而过，他们已经不可以算作任何军队，简直是一帮一帮散乱的乌合之众。这些人脸上是又脏又长的胡子，身上穿着破烂的制服，他们既没军旗，也不分任何团队，懒洋洋地往前走着。所有的人都像是非常颓丧，非常疲惫，再也不可以想什么念头，再也不可以拿什么主意，只是出于习惯不知不觉地往前走着；只要一站住，便会累得倒下来。人们看见的，最多的是被动员令征召入伍的人，都是些爱好和平的人，安静度日的领取年金者，如今被枪支压得直不起腰来；还有的是年轻灵活的国民别动队，他们很容易害怕，也可以很快地慷慨激昂，他们随时都准备进攻，也随时准备逃跑；再就是夹在他们中间的几个穿红裤子的正规步兵，一场大战役里被粉碎的一个师团的残余；还有和那些各种步兵排在一起的、穿着深色军服的炮兵；有时也看得见一个戴着亮晶晶钢盔的龙骑兵，他拖着笨重的脚步，非常吃力地随着步兵比较轻松的步伐走着。

游击队的队伍也过去了，每一队都各自起了英勇的称号，如“战败复仇队”，“墓中公民队”，“视死如归队”等等，他们的神气非常像土匪。

这些首领们有的从前是布商或粮商，有的以往是油脂商或肥皂商，如今暂时作了军人；他们因而被任命为军官，有的是因为金币多，有的是因为胡子长。他们上下穿的都是法兰绒衣服，全身佩戴着武器，镶着金线；说起话来声高震耳，常常讨论作战计划，自以为垂危的法国只是靠了他们这群大言不惭的人的肩膀才得以维

持；不过他们有时候也惧怕自己的兵士，因为这本是一些亡命之徒，勇敢起来经常超出常规，可是惯于打家劫舍，荒淫纵欲。

据说普鲁士军队就要开进鲁昂^①城。

两个月来，本地的国民自卫军一直在附近森林里小心谨慎地侦察敌人，有时开枪打死自己的哨兵；一只小兔子在荆棘丛中动一动，他们便马上准备作战，如今却都逃回自己的家里。武器、军服以及他们当初在三法里^②方圆之内拿来吓唬大路上的里程碑的一切杀人凶器猛然都不见了。

最末一批法国士兵总算渡过了塞纳河，预备从圣赛威尔和阿沙镇转奥特玛桥去；走在最后的是将军，他已经不抱什么希望；带着那些好像一盘散沙的败兵残勇，实在也无能为力；一个惯于打胜仗的民族竟遭遇了如此大的崩溃，英勇昭著的民族竟败得不可收拾，将军身处其中也是张皇失措；他由两个副官左右陪伴徒步走着。

随后，城里便出现一种深沉的平静气氛和一种静悄悄的惊惶不安的等待状态。许多做生意做得毫无男子气概的、大腹便便的小市民，忧心忡忡地在等待着战胜者，他们战战兢兢，惟恐敌人把他们烤肉的铁钎或厨下的菜刀也当做武器来处分。

生活就像是停止了；店铺全关着门，街上鸦雀无声。偶尔有一个居民被那种沉寂吓倒，急急匆匆顺着墙边溜走。

等候期间的那种烦躁不安竟让人们希望敌人早些来。

法国军队走后的第二日下午，不知从何处冒出来几个枪骑兵，飞快地穿城而过。接着，过了不大工夫，从圣卡特琳的山坡上就下来了黑乎乎一大片人，此时在通往达纳塔尔和布瓦纪尧姆的两条公路上也潮水般涌来了两股侵略军。这三支队伍的先遣队刚好同时到达市政府广场会师；于是从附近的各条街巷，德国军队都开了

① 鲁昂：法国古诺曼底省省会，在巴黎西北方，现为滨海塞纳省省会。

② 一法里等于四公里强。

过来，一营跟着一营，沉重的、整齐的步伐踏得街石囊囊地响。

顺着这些就像无人居住、死气沉沉的房子，升起一片陌生的、喉音很重的喊口令声；同时在关着的百叶窗后面，有很多只眼睛在这里偷偷地看着那些战胜者，他们依据“战时法”，如今是本城的主人，财产和生命的主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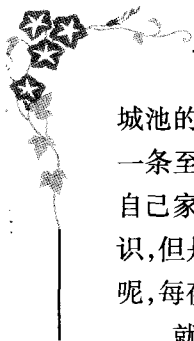
本城的住户，都留在他们遮得乌黑的屋子里，十分惊慌，就好像碰到了洪水泛滥和毁灭性的大地震；不管你是如何聪明，如何强壮，都一无是处。

因为，每逢事物的旧秩序横遭摧毁，安全不再存在，人为的法律或自然法则所保护的一切东西都听凭一种凶残的无意识的暴力来摆布的时候，人们就不免要有此种同样的感觉。地震将整整一个民族压死在倒塌的房屋下；江河泛滥之后，淹死的乡民、牛尸和房上倒下来的梁柱就一起顺流而下；打胜仗的军队一到，便要屠杀自卫的人，带走被俘虏的人，以腰刀的名义大肆抢劫，以大炮的声音来向某一个神祇表达谢意；所有这一切都是非常可怕的大灾害，使我们无法再相信上帝的公道正义，也不能如人们教导我们的那样，再信赖上天的保佑和人类的理性。

各家门口都有零星队伍去敲门，跟着就钻进去住了下来。这就是侵略之后的占领行为。战败者的义务从此开始，此后对战胜者必须和蔼驯顺。

过了一些时候，第一阵恐怖过去之后，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平静气氛。在好多的家庭里，普鲁士军官都和这家人在一桌上吃饭。有的军官也颇有教养；为了礼貌，经常对法国表示同情；而且说，尽管参加了此场战争，对战争却非常厌恶。

人们自然十分感激他有此种情感；况且不知哪一日也许还要依靠他的保护呢。把他敷衍好了，也许能少负担几个兵士的供养。既然一切全要听凭那个人的摆布，又何必得罪他呢？真要那样办的话，也无非表示大胆冒险，并不能算是勇敢。此时的鲁昂市民们已没这种大胆冒险的毛病，不是当年使本城身价百倍的英勇保卫



城池的时代了。^①最后他们又从法国人自己处世的礼法中得出了一条至高无上的理由说,只要不在公共场所同外国兵表示亲近,在自己家里客客气气原是允许的。于是到了外面,彼此都变成不相识,但是到了家里,却十分高兴谈谈说说,而住在家里的德国军官呢,每夜待在壁炉旁边与大家一起烤火取暖的时间也就更长了。

就是城市本身也慢慢恢复了已往的面貌。法国人还不大出门,但是普鲁士兵士却已挤满了街道。此外,穿蓝军服的德国骑兵军官虽然盛气凌人地挎着他们的军刀在街上摆来摆去,可是对普通市民的那种蔑视神情,也并不比去年在这些咖啡馆喝酒的那些法国步兵军官格外厉害。

不过在空气中却添了一种东西,一些难于捉摸的、陌生的东西,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外来的气氛;好像有一种气味散布开来了,那就是侵略的气味。此气味充塞了各住户和各广场,改变了饮食的滋味,使人有在遥远的、野蛮可怕的部落里做客的感觉。

战胜者老是要钱,而且要得非常多。居民们总是如数照付。他们原也十分有钱。不过一个诺曼底省的大商人,钱越挣得多,当他忍受牺牲,看见自己的财产一点一点地转移到他人手里时,他的苦痛也越大。

但是在城外,沿着河流往下两三法里,到了克鲁瓦塞、第厄普达尔或比普沙尔附近,船夫和渔人便常常从水底捞上德国人的尸体来。那些尸体都穿着军服,被水泡得肿胀,有一刀砍死的,有一脚踢死的,也有头被石头砸开的,也有从桥上被人一下子推下水的。此条河底的污泥里,埋葬着不少这样暗暗的、野蛮的、合法的复仇行为,这是不为人知的一些英勇举动,一种无声的袭击,这远比白天打仗要危险,可享不到光荣的盛名。

要知道,对外国人的仇恨永远鼓励着几个不怕死的人,他们是随时能为理想牺牲生命的。

^① 指十五世纪初叶鲁昂人民英勇反抗英王亨利五世统治的光荣时代。



后来,因为侵略者虽然做到全城都已屈从在他们极严格的纪律之下,可是大家传说的这些他们在乘胜挺进途中所干的凶恶勾当,他们在那里却一样都没干过;于是大家的胆子就大起来;做买卖的需要在本地的商人的心中又活动起来。这时法国军队还据守着勒阿弗尔港,本地有几个大商人在那里是有大笔投资的,他们非常想从陆地先到第厄普,随后再乘船到那个港口。

他们利用了几个相熟的德国军官的势力,居然从总司令那里弄来了一张准许离境的证书。

有十个人在车行里订了座位,订好了一辆四匹马拉的公共马车送他们走这一趟;他们决定在一个星期二的清晨,天不亮就动身,以免招惹很多人赶来看热闹。

几日来,地面已经冻得非常硬;到了星期一那日,下午三点钟光景,从北方吹过来大片大片的乌云,雪纷纷降下来,不停地下了一个下午和一整夜。

清晨四点半,旅客们已聚齐在诺曼底旅店的院子里,他们要在那里上车。

他们都还睡眼惺忪,虽然披着毯子,还是冻得直哆嗦。在黑暗之中,彼此也看不大清楚;那些人身上都穿着层层叠叠的厚冬衣,望过去好像是一群穿着长袍的肥胖神父。不过有两个男人终于相互认出来了,紧跟着第三个人走了过来,他们聊起天来。一个说:“我将我的妻子也带了去。”另一个说:“我也一样。”还有一个说:“我也如此。”第一个又说:“我们不再回鲁昂来了,假如普鲁士军队到勒阿弗尔,我们就到英国去。”他们都有此种计划,因为他们气质本是相同的。

不过始终还没人来套车。一个马夫提了一盏小灯不时地从暗洞洞的一个小门里走出来,又马上钻进了另一个门。能听见马蹄踢地的声音,声音不大,因为地下垫了厩草,从马房的尽里头传来一个男子骂骂咧咧与马说话的声音。一阵轻微的铜铃声表明有人在套马具;轻微的铃声没多久变成了一种清脆的、不断的铜铃颤动



声,那个声响是随着马的动作而变化的,偶尔声息全无,偶尔突然一动又响起来,同时发出一只钉了马掌的马蹄踏在地上的沉闷声音。

门又忽然关上。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那些冻僵了的绅士们早已不说话;他们一动不动僵直地立在那里。

鹅毛大雪组成一幅绵延不断的大帷幕从天上放下来,一面放,一面闪闪发光:万物的形象都看不清楚了,一切事物都蒙上了一层薄冰。在那座严冬笼罩着的安静的城市的沉寂中,只听见雪片下降时那种模糊的、无以名之的、捉摸不住的窸窣之声,可此种窸窣之声又不能真正算作一种声响,只好说是我们感觉到有那种声响,因为这不过是一些轻飘飘的微屑掺混在一起,充塞了空间,盖满了世界。

刚才那个人又提着灯出现了,他拉着一匹垂头丧气丝毫不想出来的马。他将马拉到车辕旁边,系上了缰绳,在马的前后左右转了好久,才将马具收拾妥当,因为他只能用一只手干活,另一只手拿着灯。当他正预备走去拉第二匹马的时候,他瞧见了那几位一动不动的旅客,他们已经满身是雪,成了白人了,他对他们说:“你们怎么不上车去待着,至少雪不会落在你们身上了。”毫无疑问他们原先没想到上车子,一听此话于是急忙忙都奔了过去。这三个男子先将各人的太太安置在车厢尽里头,随后自己才上去;接着另外几个模模糊糊、看不清楚的人影也爬了上去,坐在剩下的空位子上,彼此谁也没跟谁说一句话。

车厢的底板上铺着稻草,各人的脚都埋在草里。坐在车厢尽里头的这几位太太,都随手带着烧化学炭的小铜脚炉;她们马上都把炭点燃起来,而且低声地列举此种脚炉的优点,说了好大半天,其实彼此告诉的事情,谁都早已知道。

最后公共马车总算套好了,本应套四匹马,如今却套了六匹,因为车重路滑不容易拉。此时车外有人问道:“大家都上车了吗?”车厢里有个人回答:“都上来了。”于是车出发了。



车子走得非常慢，非常慢，一小步一小步地走着。车轮陷在雪里；整个车身发着低沉的咯吱咯吱的响声呻吟着；这六匹马一步一滑，呼呼喘着，全身冒着热气；车夫的那条大鞭四面八方地飞舞，不断地吧吧响着，一会儿卷起来，一会儿伸展开，活像一条细蛇；有时鞭子猛然抽到一个滚圆的马屁股上，这匹马就猛地一用力，将屁股高高地一耸。

谁也没觉察，天已经渐渐亮起来。轻飘飘的鹅毛雪片，也就是车里一位地道的鲁昂土著旅客把它比做天上降下的棉花的雪，也不下了。野地里偶尔出现一行蒙着白霜的大树，偶尔出现一所顶着雪的茅屋；天上覆着大块的黑而浓的云使得大地更显得白茫茫地耀眼，此时从云间透出了一片模糊的光亮。

在车厢里，借着这种黎明时的凄凉的光亮，人们相互好奇地打量着。

车厢尽里头最好的位子上，坐的是住在大桥街的葡萄酒批发商人鸟先生夫妇，他们正对面地坐着打瞌睡。鸟先生以前给人当伙计，老板买卖破产以后，他就把铺底顶了过来，发了财。他做的买卖是以十分低的价格将很坏的葡萄酒批发给乡间的小贩，所以认识他的人以及他的朋友都认为他是个花招最多的奸商，是个诡计多端、爱说爱笑的真正诺曼底人。

他那种奸商的名声已是非常昭著，所以本地的闻人杜尔奈先生，一位文笔尖刻而细致、专编寓言和歌谣的名家，一日晚上在省政府的晚会上，看见太太们都有睡意，便向她们提议玩鸟飞^①的游戏，立刻那个双关语就飞遍了省长的各个客厅，接着又飞向全城各个客厅，有一个月之久使得全省的人都咧着嘴笑个不停。

鸟先生出名还有其它一个缘故，这就是他善于恶作剧，爱开玩笑，不管是恶毒的或是无伤大雅的玩笑，在他都无所谓，因而任何

^① 法文 Voler 有“偷窃”和“飞翔”两个意义。所以“鸟飞”也可以当做“鸟偷”，这里是强调“偷”的意义。



莫泊桑短篇小说集

MOBOSANG DUANPIAN XIAOSHUOJI

人一谈到他,就马上要加上这样一句话:“这个鸟,真是有钱也买不到的宝贝。”

他的身量十分矮小,挺着一个大皮球似的肚子,肩上是一张通红的脸,蓄着灰白色的颊须。

他的妻子是一个高大、强壮、意志坚强的妇人;说话总提高了嗓门,主意来得非常快;她在铺子里是秩序和算术的化身,多亏有她欢天喜地跳跳钻钻,店里才显得有生气。

在此对夫妇旁边的是属于更高一个阶层,道貌岸然的卡雷一拉玛东先生,他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人物,在棉纺业里有十分高的地位,开着三座纺织厂,得过四级荣誉勋章,是省议会的议员。在整个帝国时期^①,他一直是友好的反对派的首领,他因此当这反对派的首领,惟一的目的是他先攻击对方,照他自己的说法是,用钝头武器先攻击对方,接着再附和对方,能得到更高的报酬。卡雷一拉玛东太太比丈夫年轻得多,这些派到鲁昂来驻扎的好人家出身的军官们经常在她身上找到安慰。

她此刻面对着丈夫坐着,蜷缩在皮大衣里,又小巧,又娇憨,又漂亮,睁着一对沮丧的眼睛看着车厢的令人愁惨的内部。

坐在她旁边的是于贝尔·德·布雷维尔伯爵和夫人。他们的姓氏是诺曼底省最古老、最高贵的姓氏。伯爵本人是一位气派非常大的老绅士,他用尽心机在服装上修饰摆布,好突出他和国王亨利第四天生的相似之处。

按照一种对他的家族大有光荣的传说,亨利第四曾使布雷维尔家族中一个女子怀了身孕,那女子的丈夫因此晋封伯爵并荣任了省长。

于贝尔伯爵也在省议会,和卡雷一拉玛东先生是同僚。他在省里代表着奥尔良派^②。他为什么会和南特城一个小船主的女儿

① 指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1852—1870)。

② 这一派代表法国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拥立奥尔良公爵为法国国王。

结婚,这一直是个谜。不过伯爵夫人气度十分雍容,待人接物比谁都能干,而且社会上还认为她曾被路易·菲力普^①的某一王子爱过,整个贵族阶级都殷勤招待她,她的客厅在本地首屈一指,只有她的客厅里还保持着旧日的风流情调,所以很不容易踏进去做座上客。

德·布雷维尔家里的产业全是不动产,据说每年的收入达到五十万法郎。

上述的六个人算是车上的基本队伍,是社会上每年有靠得住的收入、生活安定、势力雄厚一方面的人,同时也是信奉宗教、服膺原则、有权威的上等人。

凑巧得出奇的是三位太太同坐在一条长凳上。伯爵夫人旁边却还坐着两位修女,她们手掐着长串念珠,口里嘟哝着圣父经和圣母经。其中的一个年纪已老,满脸都是麻子,好像就近中了几发霰弹似的。另一个身子十分瘦小,一张好看而带病容的脸长在一个痨病胸部的上面;这个胸部正被一股使人甘心殉教、超凡人圣的贪婪的信心蚕食着。

在那两位修女的对面,坐着一男一女,大家的眼光全注视着他们。

男的,大家都认识,是别号“民主党”的高尼岱,他是一切有身份的人最怕碰见的人。二十年来,他那一部黄褐色大胡子在一切有民主风味的咖啡馆的啤酒杯里拂过来拂过去。他的父亲当年是个糖果商,给他留下一份相当像样的产业,他和弟兄朋友们把它吃了个精光,迫不及待地等候共和国降生,以便获得他为革命喝了那么多杯啤酒之后分所应得的地位。在九月四日^②那日,也许是有人和他开玩笑,他以为自己已被任命为本省的省长;但是等他上任就

① 七月王朝时期(1830—1848)的法国国王。原为奥尔良公爵。

② 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开始,九月四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资产阶级窃取政权,成立第三共和国。

职时,办公室的侍役们,此时是办公室的惟一主人,却拒绝承认他这项资格,他只好悄悄退了出来。好在他本是个好好先生,平常与人无争,最喜帮助别人,所以他又鼓起无比的热忱,从事本地的军事防卫工作。他叫人在平原上挖了许多坑,把附近树林中的小树一齐砍倒,在公路上密密层层埋伏下许多陷阱;他非常满意自己那些准备工作,因此等敌人快开到的时候,他就非常快地回到城里。如今他以为到勒阿弗尔去更能为国效劳,在这个地方新的防御工事会成为迫切需要的东西。

那个女的是一个妓女。因为身体过早发胖而出了名,外号叫“羊脂球”。她身量矮小,浑身到处都是圆圆的,肥得要滴出油来,十个手指头也都是肉鼓鼓的,只有骨节周围才凹进去好像箍着一个圈圈,颇像是几串短短的香肠;她的肉皮绷得紧紧的发着光,极丰满的胸脯隔着衣服向前高耸着;不过尽管这样,大家对她却都垂涎三尺,趋之若鹜,因为她那种鲜艳的气色实在叫人看了喜欢。她的脸庞儿好像一个红苹果,又像一朵含苞待放的芍药;在那脸蛋儿的上部睁着两只十分美的大黑眼睛,四周遮着一圈长而浓的睫毛,睫毛的阴影一直映在眼睛里;下部是一张窄窄的妩媚的嘴,嘴唇是那么湿润,正好亲吻,嘴里是两排细小光亮的牙齿。

据说,她还具有许多无法估计的本领。

当大家一认出她是什么人之后,在那几位正经妇人之间便起了一阵耳语,什么“婊子”啦,“社会耻辱”啦等等,尽管是低声说的,却是那么响,她不禁抬起头来。她来回看了同车人一遍,眼光含着那么多的挑战意味,并且是毫无畏惧之意,立刻大家都不再声响,低下了头;只有鸟先生还偷偷看着她,神气颇为轻佻。可是过了不大一会儿,那三位太太之间谈话又开始了,由于车里有了这个妓女,她们突然间彼此成了朋友,几乎是知己之交了。在她们看来,好像在这个无耻的卖淫女人面前,她们必须把她们为人妻的尊严拧成一股劲,因为合法的爱情总是看不起不合法的自由爱情的。

那三个男的,也因为高尼岱在面前,一种保守派的本能使他

们彼此更为靠拢,他们如今正用一种看不起穷人的口气谈论着金钱。于贝尔伯爵谈的是普鲁士军队给他带来的损害以及将来牲畜被抢走,庄稼收不了等等可能造成的损失,说话的时候显出千百万家财的封建地主满不在乎的神情,好像这种损害也不过给他带来一年半载的不方便罢了。卡雷一拉玛东先生在棉纺业方面受到过很大的损失,因此曾经留了一分心往英国汇了六十万法郎以备不时之需。至于鸟先生呢,他已安排妥当,把酒窖里剩下的普通酒一古脑儿卖给了法国后勤部,这样一来政府欠下了他一笔惊人的巨款,他现在准备到勒阿弗尔去领取。

那三位都用颇有友情的眼光一瞥一瞥地互相看着。他们虽然彼此社会地位不同,可是借了金钱的牵引,他们感到彼此都是弟兄,都是由双手插进裤袋弄得金币丁当响的阔佬们组成的那个大行会的一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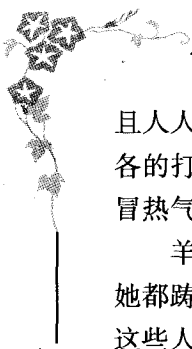
车子走得是那样慢,到了上午十点,他们还没走出四法里。男人们曾经三回下车,步行爬上坡的路。大家有点着急,因为原定在多特吃中饭,如今看来天黑以前到达那里都没希望了。每个人都注意,顶好在大路边上发现一个小酒馆,此时驿车却陷进一个大雪堆里,费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才把它拖出来。

食欲在增长,弄得大家心慌意乱;但是看不见一个小饭馆,看不见一个卖酒的小店,因为普鲁士军队越来越近,饿着肚子的法国队伍不断经过,所有的买卖都吓得停止了。

车里的先生们都跑到路旁那些农庄里去找吃的东西,但是他们连面包都找不到,因为多疑多惧的农民生怕挨抢,早将存储的物品隐藏起来,这些没有吃的兵士们是发现任何东西都要强行拿走的。

下午一点钟左右,鸟先生公开表示,他确确实实感觉到胃里空得发慌。其实大家也都跟他那样早就难受得要命;想吃东西的强烈需要一直在增长,连谈话的劲头也没有了。

经常有人打哈欠;一个人打完,立刻就有另一个人跟着打;而



且人人轮流着都打起来,按照各人的性情、礼貌和社会地位,各有各的打法:有的张着嘴大声打,有的十分谦虚地赶紧拿手挡住往外冒热气、张大了的嘴打。

羊脂球好几回弯下腰去,好像在裙子底下找什么似的。每回她都踌躇一下,看一看旁边这些人,随后又若无其事地直起腰来。这些人的脸都是苍白的,皱紧的。鸟先生表示他肯出一千法郎买一只肘子。他的妻子动了一下,似乎表示反对,但是马上就安静下去。她一听见说浪费金钱,心里总要难受,甚至于对这方面开玩笑的话,也会信以为真。伯爵说:“说实话,我也觉得十分不舒服,我为什么会没想到带些吃的来呢?”于是每个人都如止埋怨自己怎么没带吃的东西。

不过高尼岱带着满满一壶朗姆酒;他请大家喝一些,大家都冷冰冰拒绝了。惟有鸟先生接受那番好意喝了一点点,他退还酒壶的时候还道谢说:“倒是不错,也暖和了,也忘了饿了。”酒一下肚,他高兴了,他提议跟歌谣里唱的小船上一样,吃这个最肥胖的旅客。那是暗射羊脂球,这几位有教养的人听了是刺耳的。谁也不回答他,只有高尼岱微微地笑了一笑。那两位修女已停止念经,双手抄在肥袖管里,她们动也不动,下死劲地低头看着地,不用说是在默默忍受上天降给她们的苦痛,作为对上天的献礼。

三点钟,他们来到了一片四望无边的平原,眼前连一个小村庄都没有了。羊脂球终于一弯腰从长凳底下抽出了一个上面蒙着一块白色饭巾的大篮子。

从篮里,她先拿出一只陶瓷碟子,一只小银杯,接着是一只大罐子,里面装着两只切碎的小鸡,上面盖着凝结的冻儿;大家看见篮里还有不少别的好东西,什么肉酱啊、水果啊、糖果啊等等,总之是为三日旅程准备下的食品,三日之内能不沾旅馆厨房做出来的任何东西。在这些食品包儿的中间还露着四个酒瓶的瓶颈。她拿起了一只鸡翅膀,仔细地吃着,一面就着一块小面包,就是在诺曼底省叫做“摄政时代”的那种小面包。



所有的眼睛都向她盯着。接着，香味一散开，大家的鼻翅就全张开，口里涌起了大量的口涎，耳朵下面那块颞骨也绷得直发痛。这几位太太对那个妓女的轻蔑如今更厉害了，她们恨不得将她杀死或将她扔下车去，抛到雪地里，连她的酒杯、篮子以及这些食品一齐丢下去。

不过鸟先生的眼睛盯着那罐鸡不放。他说：“真是妙不可言。那位太太比我们想得周到。有的人总是样样都想到。”于是她抬起头望着他说：“您吃一点吗，先生？从早上一直饿到现在可真不好受啊。”他点头打了招呼就说：“老实说，我还真不能拒绝，我实在支持不下去了。到哪一步就得说哪一步，您说是不是，太太？”接着朝四周看一眼，他又接着说道：“遇到像如今这种时候，能够碰见好心肠帮忙的人，可真叫人痛快呀！”他身边有一张报纸，他将它摊开，免得裤子被弄脏，随后从袋里掏出他永远掖着的一把小刀，用刀尖挑起一个满裹着冻儿的鸡腿，拿牙把它撕碎，细嚼起来；嚼得那么明显地津津有味，在车里引起了一片失望的长叹声。

但是羊脂球此时又用谦逊而温和的声音邀请这两位善良的修女也参加她此顿便餐。那两位立刻就答应，眼皮也不抬，嘟囔了几句道谢的话之后，非常快地就吃起来。高尼岱也没拒绝羊脂球的邀请；连修女一起，各人把报纸摊在膝上，就拼成了一张饭桌。

几张嘴不断地张开了闭拢，闭拢了张开，咽啊，嚼啊，吞啊，十分地凶猛。鸟先生在自己的角落里吃得十分起劲，而且低声劝他的妻子也这样做。她拒绝了好半天，后来五脏六腑都一齐抽筋似的痛起来，她也不坚持了。她的丈夫于是使用出极委婉的词句请问他们的“可爱的旅伴”是否允许他拿一小块鸡给鸟太太吃。羊脂球说：“能，当然能，先生。”她一面极和蔼地微笑着把罐子递了过来。

打开第一瓶红葡萄酒以后，一个难题出现了，因为只有一只酒杯。大家只好将杯子揩抹一下相互传递着喝。只有高尼岱一个人不揩抹酒杯，却故意找羊脂球唇迹未干的地方喝，毫无疑问他是有